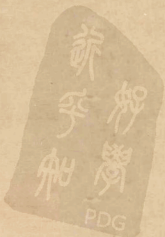


六臣註文選

一九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令

宣德皇后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

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為太后令梁

王受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夫功

在不賞五百作故庸勲之典蓋闕善曰言功績既高

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曰貴史

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

親昵近尊賢也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施侔造物則

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庸用勲功也

謝德之途已寡也五臣無也字善曰言恩施既隆侔

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真上

疏曰物不荅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翰曰梁王

蓋為功至六不可報謝也侔等途道也要不得不五臣

字疆為之名使荃宰有寄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

各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

宣德皇后

天下使君臣有所寄  
託也荃君也宰臣也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善曰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冥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  
齊聖廣淵也  
不改參辰而

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善曰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與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

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

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戢翼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

戰鱗翼而匿景也  
濟曰梁王在昔微時  
博通羣籍而

讓齒乎一卷之師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

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

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  
必正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也 銑曰謂潛隱之時廣通

經籍推尊師傳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也 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

下 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陵雲士眾乘勢六韜太  
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焉 翰曰劍氣

謂勇氣也此謙厚之道必致尊也 辯析 歷先 天口而似不能言 善曰七略  
曰齊田駢

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  
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向

曰辨析謂分別事理也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 五臣有 藁 善曰說文  
曰擅專也

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  
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傳

曰所作起草為藁 良曰言專擅於文若 爰在弱冠首  
雕龍之彩飾成也則輒削除其藁草之本

應弓旌 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哀然為舉首左  
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

曰夫招士以旃大夫以旌也 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 客游  
初也凡天子招引賢良皆使使執弓旌以為天子之信

宣德皇后令

梁朝則聲華籍甚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

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統曰客游梁朝謂比漢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

梁王衍初為巴陵王府法曹故以比也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善曰何

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翰曰薦進也梁王

遷為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道德深遠為天下所譽而高者也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

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

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事於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

也惟新謂初也締結構合也功隆賞薄嘉庸莫疇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

爾庸後嗣是膺也良曰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

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

曰厲高也濟曰田十井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也介山

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多六百之秩大樹

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也六百之秩大樹

之號斯存銑曰漢邴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亦比

功而馮異獨昇於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及擁旄

將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善同銑注

司部代馬不敢南牧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

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取南下而牧馬也翰曰擁執也旄旌旗之屬以麾眾也司部司州也代謂北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王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

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

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

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向曰王

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兵之

塵希能夕起也惟彼狡童窮凶極虐五臣作窮極凶虐善曰

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

婢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童兮

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也銑曰狡亂也童謂東昏侯

即位行暴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衣冠泯絕禮樂崩喪善曰袁子曰古

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

塗民耳目也濟曰泯滅也謂東昏侯無道既而鞠旅

誓眾言謀王室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

告也尚書曰王明誓眾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

干兆謀王室也良曰言告其軍旅誓戒眾士

白羽一麾

黃鳥底定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穀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

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  
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  
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翰曰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  
甲既鱗下車亦瓦

裂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  
車瓦列衣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向曰言凶徒既殞  
其兵甲若推鱗而下  
致天之屈拱揖羣后善曰毛詩曰  
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豐功

厚利無得而稱善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祿必有豐功厚  
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大自三以天

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濟曰豐大之功厚是以祥光總至

休氣四塞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  
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 良曰祥

光休氣並和平之  
瑞氣也塞滿也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善曰論語比考  
識仲尼曰吾聞

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  
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

宣德皇后令

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

曰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斯又一曰河

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

街玉繩歌詠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

之其實

無也

勳進表曰茂勳格乎皇天

濟曰元大茂盛勳功也

而地狹乎

四履勢卑

乎九伯帝有惡焉

輶軒萃止

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

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賁融也輶軒萃

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

惡焉揚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鸚萃

止也向曰周賜太公履東西南北方行之地狹謂地狹於

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而惡慙也

輶軒輕車

也萃聚也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善曰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

效志也

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



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善曰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祗悔良曰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教**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朝教**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

軍次留城今脩張良朝

**傅季友** 善同翰注 翰曰沈約宋書云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

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

良廟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綱紀** 善曰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况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 濟曰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

言德皇石令

王簿宣之故若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善

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云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

萋詩傳曰泯滅也向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善同銑注曰祀典謂祭祀之常典

相齊而國理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微無也被髮左社夷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壞

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

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

殆庶善同良注良曰易坤卦之六二爻辭云君子黃中

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顏回照明以為隣近也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

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玄深蔚盛也夷項定漢大

拯橫流善曰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

出弱為極孟子曰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向曰夷固已

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極拔也橫流謂亂也

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良曰固已辭也參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二賢臣也冠首

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

若乃交神

五百作神交

地

與

上道契商洛

善曰

荅賓戲曰齊竊激聲於康衢漢書曰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良受書於圯圯皆俟命

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真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李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

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為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太子位遂定契合也

顯默之際

窅然難究

深遠難以究探也

淵流浩漭莫測其端

矣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

言哉吳都賦曰頌溶沆瀟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濟曰言子房之德深廣浩

濂不測其端涯也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

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

曰佇久也謂停久也

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立駕留城留城子房所封留侯之地也

**靈廟荒頓遺**

**像陳昧**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

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向曰像形也

**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寤寐永歎也

翰曰寔寔也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

**門游九京**

五曰

作原**者亦流連於隨會**

善曰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

家貧為大梁夷門門者太史公過見梁之虛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

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也父乎文子曰利君不

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銑曰言太史公佇想侯嬴之擬之迹也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留連下俟以思於隨會擬之

若人亦足以云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向曰擬此也若人言此人謂侯

高颿隨會亦足以言子房也

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

時致薦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 濟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

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薦祀也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善曰廣雅曰抒

深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 翰曰抒申刊與烈業也

主者施行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

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翰

曰楚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也封於楚謚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

傅季若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

玄禮記注曰崇尊也 向曰彌益也

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善曰魏志明帝詔曰追本

張良廟教

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  
始德之本也 良曰本始謂先祖宋公漢之孫也 **楚元**

**王積仁基德茂蕃斯境** 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  
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

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  
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銑曰基本啓開

也斯境謂彭城 彭城屬楚故也 **素風道業作範後昆** 善曰三國名臣  
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與長道業卻正釋譏曰創

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銑曰素風儉約純  
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

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 **本支之祚實隆鄙宗** 善曰毛詩  
曰本支百

世揚脩牋曰述鄙宗之過言也 濟曰支體 **遺芳餘烈奮**  
祚福宗盛也宗盛我鄙賤之宗鄙者謙也

**乎百世** 善曰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 **而丘封翳然**  
世之下莫不興起也 翰曰烈美奮發也

**墳坐莫翳** 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坐翳然飄  
薄非所也 向曰封疆界也翳然荒蕪莫翳謂

無人翦除灑掃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善曰李陵書曰能不慨然毛詩曰維以不永懷良

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支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

銑曰愛其人懷其德者追甄吉墟墓信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豐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

陵尚或不泯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豐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

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也齊曰甄菜泯滅也漢詔魏信陵君守冢五家寔為不滅况瓜

庭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善曰毛詩曰緜緜瓜瓞也

此况我與元王如瓜蔓所起相連開源自彭城為本也

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向曰蠲

灑掃便可施行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向曰蠲

掃便可常行也

楚元王墓教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善同良注 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

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

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

明於經國之道第一者也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良曰后君也此

述古之聖君至洽者也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

善曰文子曰聖人體道反

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濟曰體象大大道成而不居見其善者

如望之不可及也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

善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



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女至道

向同 **華封致乘雲之拜** 善曰莊子曰堯觀乎華封華封善注 人曰喜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

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

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

身無常殃則何厚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 良

同善 **或揚旌求士或設虛待賢** 善曰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

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白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荀簞曰教寡人以道

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鞞也 翰曰揚舉也求士謂求

賢才也餘 **用能數化一時餘烈千古** 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陰脩數化二

同善注 都威教克平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良曰數布烈美也 **朕夙奉天命恭惟**

善所聞之餘烈 良曰數布烈美也 **朕夙奉天命恭惟**

**永圖**

善曰爾雅曰蚤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 銑曰惟思永長也言敬

奉天命恭思

經國之長圖

**審聽高居載懷祗懼**

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

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也

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祗敬也 **雖言**

**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

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 濟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

未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闕也所以命百官為箴箴之言懸之於上言未成者未有直言之士 **寤寐嘉猷**

**延佇忠實**

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 翰曰寤

寐之間思于善道延首佇立以 **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

**賓王**

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鄉論秀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 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太學利

於時用實佐王道升進也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善曰漢書

詔策冕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 銑曰懋美

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

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今此四者何為通也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善曰

尚書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 向曰以子大夫如鹽梅和羹實所屬焉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號公納諫** 善曰國語曰周宣王即位

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也 濟曰千畝之禮以為農先 **漢文缺三推之** 土曰

**義賈生置言** 善曰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

飲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也 翰同善注 **良以食惟民天**

**農為政本** 善曰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

策秀才文

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

**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善曰漢善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

也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

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

**朕式昭前經寶茲稼穡**  
善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向曰前經謂藉田也寶重也種曰稼歛曰

**穡**  
善曰國語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脈理

也膏土潤也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

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濟曰祥善也擇善之日將行籍田之禮也青旗籍田之旗也肅敬也膏膏腴也朱紘冠飾也戒勅典**將使杏花芎葉耕獲不愆**  
善曰法也言勅正其常法

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闢之  
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葛始生葛者  
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葛葛蒲水草也  
翰曰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獲收苗也愆失也  
清剛古冷

### 風迷遵無發

善曰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  
以平剛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

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  
於苗中央師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良曰剛田中為隴廣  
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畝冷風所以  
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發也遵法也  
而釋耒

### 佩牛相訟莫反

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  
之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

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  
傳注曰訟緣也向曰釋發也耒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

佩刀劔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春夏不起田畝言刀劔可以  
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

水訟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  
兼貧擅富浸以為俗  
善曰漢書曰

竒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  
通曰子不以從今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銑曰富家兼井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井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若

**爰井開制懼駭擾愚民**

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

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

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中下均易之懼驚煩

愚民也**駑**五臣作**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

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

擾煩也**駑**音赤**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史起引漳水

既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方灌鄴旁終古駑鹵方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

白渠也 濟曰馮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興發之術矢**膏腴恐則時無史起白公為渠引水溉之也

**陳厥謀**

善曰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向曰矢直也言易田引渠之術可發興者直陳其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良曰大易易也易

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情以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敬法卹刑虞書茂典

善同向注 向曰虞書舜典也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自

毘俗澆弛氏式法令滋彰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

澆薄也澆與凜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銑肺石

曰毘民也弛發也言民俗澆薄發本逐末也滋多也

少不寃之人五臣本棘林多夜哭之鬼善曰窮民天

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

棘聚而成林尚書璇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

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

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翰曰周禮大司寇以

肺石達窮民之寃肺石赤石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傍

王司牧之春秋元命苞云樹棘槐聽朕所以明發動容

訟於其下言寃人且多復有無辜者

具食興慮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

日中具不遑暇食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具

食晚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動容貌與思慮言憂也

**之嚴威**

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疑脂左氏傳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

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曰荼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又如夏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刑也

言如張網者也

**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善曰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

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良曰堯畫其衣

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

**徒以**

**百鍰**環輕科反行李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善曰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也向曰徒但也百鍰金刑以金贖罪者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宮剕也爰於



創始也前古謂周也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善曰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

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齶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任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胃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

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翰曰董安于曰此

不入者良由深峻也我若明為峻法天下寧有敢犯者遂作峻法韓非商鞅皆用此治秦乃霸也歌雞鳴

於闕下稱仁漢牘善曰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

恨身無子困急獨號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誦此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

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紫列女傳曰緹紫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

君而心憂也統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以女緹紫誚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

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

令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帝為仁列於史牘

二途如葵即用兼通昌言所

安朕將親覽

善曰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

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濟曰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乖爽不能必行則寬猛

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也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書云一曰政二曰貨次於政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名

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云

五臣作無善曰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

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向曰表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之懋勉也謂遷有貨至於

無貨之處以遂其利皆勉力為之

既龜貝積寢緡

旻兩專用善

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口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筭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金

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 輸曰古者貨用貝寶用龜  
比今之用錢以緡緡貫穿之積寢謂積世寢廢也緡緡皆繩

也 世代茲多銷漏參三倍 善曰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  
參分或至一倍也 良曰謂

用錢年代多則銷磨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  
缺漏減薄三倍也

之貲 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  
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

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飢字書曰游仍也  
銑曰下貧謂貧人不濟者兼辰謂兩日也中產謂中平之生

者游歲謂再歲 惟瘼莫 卹隱無捨矜歎 善曰毛萇詩傳  
也貴猶用也 惟瘼莫 卹隱無捨矜歎 善曰毛萇詩傳

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向曰惟思卹憂也言  
此貧人不濟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不捨哀矜嗟歎之至也

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命 五臣本 印 巨 斜 之 公 開 而

出銅 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齊春秋曰永明  
八年蜀郡太守劉峻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

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 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  
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印斜蜀中

山名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善曰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將拜孔曰且有後命

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未釋冶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翰曰

謂此銅後將命工人事此銷法而充都內之金紹圓府用之為錢以利於民鎔銷範法也

之職善曰栢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為周立九

府圓法圓法錢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

重之權善曰言今欲為錢若赤仄則莢巧學鑄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莢錢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

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發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章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

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其輕重也向曰赤仄錢也以赤銅為稜榆莢亦錢也言今欲鑄錢赤仄

揄莢輕重難為權宜也

**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善曰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

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銑曰開用塞除悉盡也

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之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殷之

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變改易之運

**改憲勅法審**

**刑德之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曆改憲史官田太初鄒公平術有餘

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瑛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

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

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

為刑濟曰帝王之與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

於鄒說

善曰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

炳明也鄒說謂鄒衍

說天五勝歷數之事

及嵎夷發職昧谷虧方

善曰言司

歷之官發也嵎夷昧谷見上句

良曰嵎夷日出處也發職謂夏羲和酒淫發時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

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善曰言五德之次二也漢書曰高祖夜徑

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

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間其

遠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

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祇也秉執

祇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紛諍空軫疑論無歸善

方言曰軫矣謂相乖戾也

銳曰謂律歷五行日月之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

朕獲纂

洪基思弘至道

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

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也翰曰庶令日月休徵風

纂繼供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善曰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

雨玉燭善曰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謂之玉燭也濟曰言令日月光克明之旨弗遠欽若

輝美而相應風雨四時和順也善曰尚書曰克明俊德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良曰克能旨美也堯命

義和欽若昊天言今欲使如堯能明俊德之美不遠而義和

敬順天時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大夫秀才也

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

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翰

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兼錄御天握樞臨極

善曰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

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

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遠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

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

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

極 翰曰秉執也錄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

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時之

不失也 五辰空撫九序未歌 善曰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

也 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

治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

書曰文帝思賈誼嚆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

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銑曰明

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謂漢召賢良之處殿名也

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



念恒軫

善曰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

曰軫轉也良曰今測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

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

應劭曰繇者役也向曰憂貧人寬賦稅省繇役慎刑獄

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

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特別三月宋秉曰四時皆象此類

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濟曰四境無度而多備之事謂不起甲兵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

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歎

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湛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翰曰徐稻穀也幽七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歎者盈多也

豈布政未優將罷

五臣作疲

民難業

善曰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適周禮曰

以圖土教罷民統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為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登爾於朝是屬

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

文曰將崇論宏義也

良曰爾汝宏夫罔無匡正厥其辟君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

義和 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秩

上叶星象下符川

嶽

善曰春秋漢合羣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濟曰叶合符同也上合星象者

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九卿象河海三公又象五嶽也

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

事然後公才授職

五臣 揆務分司

善曰孟子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

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爾雅曰揆度也 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爵人有

此六者具脩則為人紀綱皆可從於主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

是以五正置

於朱宣下民不忒

善曰左氏傳鄒子謂昭子曰少皞擊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

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

曰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閉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

號也言下人皆不差失九工關於黃序庶績其凝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弃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

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上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

官也黃序則黃帝也庶衆績功凝成也周官二百漢位兼倍

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乖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

言之耳銑曰周建官號歷茲以降游惰

作情寔繁

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太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隋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濟曰歷從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怠惰之職者實繁多也

**若閑冗卑**

五臣本

**弃**

**則橫**

去聲議無已善曰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翰曰冗散之宜言若閑散之官盡為弃廢則怨嗟橫議無已

**不澄則坐談彌積**

善曰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向曰冕笏官之服飾也若官

不事澄清之道則坐為談何則可脩善詳其對

善曰譏者益復多積也彌益也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銑曰則法言用捨二途何法可脩而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王之自陝

以西邵公王之袁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濟曰賢牧分陝謂邵公也

績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種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

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冢立祠良曰言雖小邑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

家也績功也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善曰呂氏春秋曰

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翰同善注

殘故能出人於阡鹽危之域躋五臣俗於仁壽

之地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丈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也漢書

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阡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阡或曰阡屋檐也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毆一卅之民躋之仁壽之

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良曰賢吏雖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

之人俗為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也 是以前賈誼言天五百無下

之有惡吏之罪也善曰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

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罪也不肖則民有惡則吏之罪也 頃深汰太 珪符妙簡銅墨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珪諸

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

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也濟曰頃猶向來也汰謂沙汰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 而春

雉未馴秋螟不散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

者輒東西散去良曰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表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

迹爾蟲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二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也馴

行也蝨蟲所  
以食苗者

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

無聞

善同銑注  
王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

銑曰漢虞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

事並發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豈新櫛

由之道未弘為網

羅之目尚簡

善曰毛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櫛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眾國家得用蕃

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翰曰櫛積弘大

簡略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

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薪積之未以為復網羅之目尚略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善曰漢書詔策鼎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誤執事之

臣不悉意正辭以對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罔圖

惟舊

善曰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可以疆民不脩其禮也銑曰上智之人且

利於民而不迷於禮大賢之人疆於國無謀於舊法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疆國而已豈非療飢

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

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藥飢藥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

拯濟沉溺者豈待為規矩之行步貴救之而已是以三

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

善曰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

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各施後世左氏傳賓糶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豸韋周

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桓秦繆

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政道殊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

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况文史也翰曰脩理



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並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向曰徇求厥其也

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善曰宋臣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

樂有鄭衛也濟同善注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

道而權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銑曰賤禮樂文章豈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為無法乎以窮道而權時

之宜既猶窮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善曰

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

騎射也良曰今欲專男士為耕女士為桑以資衣食鄉閭

策秀才文

善曰漢書

之間習於弓  
騎以備戰也

**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  
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

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于時此五都人叛故欲先農戰後庠

序待民富歸文學  
之道庠序亦學

**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善曰尚書曰  
予違汝弼女

無面從也  
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有異言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  
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

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  
用蕩析離居也  
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河州郡為羣

賊分析以  
替稱之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善曰荅賔戲曰王塗燕  
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

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濟曰宋人宋帝也失馭謂亂也淮汴分崩人離散也淮汴二

水  
**朕思命**

五臣  
作念

**舊民永言攸濟**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  
思尚書曰予惟小子

若涉開水子惟往求朕攸濟銑曰舊民謂故選將開邊

勞去來去安集善曰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良曰選軍將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善曰納其款關之誠而通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

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

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也向曰戎狄納言款歌皇華而

誠通其和親而我則布德以悅之脩禮以制之

遣使賦膏雨而懷賓善曰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

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左傳曰季

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

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所以關洛動南望之

有外蕃懷德來賓亦仰我如膏雨

懷德勳夷遽北歸之念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

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

亂已平齊都江南故云南望隳夷北  
狄也言其處北有歸化於國家之念  
夫危葉畏風驚禽

易落 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  
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

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  
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

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  
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

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  
將 銑曰危葉謂秋木之葉落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

落此喻北 齊後魏也 無待于戈聊用辭辯 良曰言其易為誅伐  
蓋用辭辯亦可定之 片

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  
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

名左馮翊王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尚書有十二州  
宋得其五故云五州顏延之待遊曲向詩云春方動宸駕望

幸頤五州 向曰三輔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 斯路何  
片言之辯說可求而定之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

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善曰爾雅曰階  
因也言進嘉謀

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禪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禪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何以及之誰人或堪爲此事誦述也沃猶洗也

###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

年號也

### 任彥升

銑曰天監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善曰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

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昏侯無道此之於紂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也向曰謂東昏無道武帝伐之而齊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歷數運會也  
當矣永念猶

懷慙德

善曰禮記曰天子當展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無德而為人君也

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

之敝季謂末年

翰曰

衣冠禮樂埽地無餘

善曰衣冠制度

禮樂軌儀皆見廢弃故無餘也

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

雕

五臣作彫斲

刑方經綸草昧

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

曰刑角之刑與刑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爽也

誥曰朕斷刑方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於真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

採二王之

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

善曰周禮曰王宮懸諸侯

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

向曰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二王也宮天子之懸樂判卿大夫也言上下

禮樂略有分辨

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

善曰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裨諶草創

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良曰百度法若終畝不稅則

制也草創造始也言法製造始倉廩無儲若終畝不稅則

國用靡資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

曰若不稅賦百姓則國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

家所用無資也靡無也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

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

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

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善曰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藁

藁濟曰芻藁草也以倏小然疫救懷如憐赤子善

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倏然作色而對月賦曰

稍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向曰倏然憂

色變也疚病也言憂如病在懷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

也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

民有家給之饒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位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卅之間而

下民未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足也

**漸登九年之蓄稍**

**去關市之賦**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

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 統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田關市之門者稅錢今將去之可乎

**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善曰漢書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用

賓王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為帝王之賓客**斯理何從佇聞良說**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

發興之要敬俟良說 良曰此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傳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

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閉戶自**有志焉 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於學也

**精開卷獨得**善曰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



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九流七

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

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

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翰曰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面向牆

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

三餘靡失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

閑無事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

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向曰靡無也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

業秀才文

弗能動俗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

銑曰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卧必從於風而我好學虛寡弗能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

昔紫衣賤

服猶化齊風

善曰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

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良同

長纓鄙好且變鄒俗

善曰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其貴鄒君

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也

纓國人皆好長纓君其患之因自斷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

雖德慙往賢

業優前事

向曰言以德薄於往賢而帝業則優於前事意欲儒學化下也

且夫搢紳道

行祿利然也

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王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

也齊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然也

朕傾

五臣

心駿骨非懼

**真龍**

善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

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

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曾哀公

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

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旆尾

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

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輜緇同善注輜緇同善注

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銑同善注輜緇同善注輜緇同善注

**如拾地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緇同善注輜緇同善注

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  
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  
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良曰輜輜車也青紫貴位之  
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  
多也取之易也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善曰禮記曰垂  
如拾地草也  
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抱朴子曰秦降及季抄天下欲反十  
室而九也  
翰曰言學者懶惰游謂遊戲以發道業者十家

有鳴鳥蔑聞子衿不作

善曰言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皇至學校

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恩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勗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

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濟曰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人不及道義者化

之恐不降意爲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爲學故鳴鳥無聞鳴

鳥鳳也引獎之路斯既然矣

善曰小雅曰獎勸也向曰弘大斯此也既然

猶則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善曰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

舜立誅謗之木此聖人也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君擊之設謗木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矣比

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

五臣罕能切

**直** 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

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相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 翰曰言諫人多非

政要曰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將齊季多諱風流

内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

**遂往** 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

往而不反矣 向曰將謂齊末法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

人多所忌諱此風流而遂去乎

**受弗弘** 善曰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

而虛心受物不大 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

乎此疑問之辭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 五臣上

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 翰曰寓國介獨也

**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

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鬻鉗徙

朔方詔不得以赦令除也濟曰徙遷也睚五解仕有違論輸左校善曰漢書

曰原涉好眦睚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萬年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

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羣行賂官賢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流令丞也翰

曰睚眦不和貌輸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而使直臣杜口忠謹路絕五

本作絕路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外將為諸侯報怨聲類曰謹善言也銑曰杜塞也謹正也

恐引長之道別有未周善曰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曰

謝安為相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引要之風也向曰言我雖不嘗有讒邪所為而直臣忠正絕路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

悉意五臣以陳極言無隱善曰漢書曰哀帝使傳喜問李尋曰極言無有所諱

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也良曰悉盡也言盡以心陳無有所隱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并五臣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者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効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

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掾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翰同善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

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銑曰洪大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眾官舉

禹治之而定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

曰招引也言於四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

載羣士響臻 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彙彙思弘祖

業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如響臻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

之和上警響之應聲也濟曰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廣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咨嗟求賢廣召能事者故其眾士

響應而至者也 陛下獻 五臣 聖纂承基緒 善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

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良曰睿 遭遇厄運勞謙日

仄 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 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

湯遷帝長安也日仄日晚也言  
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  
惟岳善作維嶽降神異人並

五臣出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銑  
作間曰此言山岳降靈間生異人謂禰衡也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

犖力角反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  
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向曰處士不從官者也淑善亮

明英美也卓犖高絕貌言  
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初涉藝文升堂觀奧善曰論語

曰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奧深也升堂觀奧言初學

則見道藝之深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五臣聞不忘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良曰稟

性淳和與天道合思  
謀深遠有若神明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

誠不足怪善曰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  
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

東嘗云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也上奇其能擢爲尚書令 翰曰桑弘羊能以心計事也潛深默闇也言此二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餘同善注 忠果正直志懷

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善曰國語楚藍尹亶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

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 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絜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

絜白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 聞爲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

無以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

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

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向曰任座魏文侯臣舉行執直

史魚衛大夫邦有道邦無道不改高直之節殆幾也言此二人之直幾不過於衡也 鷲鳥累百不

如一鷲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鷲論語

薦補衡表

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  
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 良曰言立衡於朝忠

正廉能有可觀曷有飛辯騁辭溢氣空滿涌解疑釋結臨敵

有餘善曰空涌貌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 翰曰

空氣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綽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

之計必係單于之頭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

于也漢書曰况自詭滅賊 銑曰屬 終軍欲以長纓牽

致勁越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

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 弱冠慷慨前世

為冠纓也 向曰勁疆也餘同善注 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宜與為比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

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

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

儕曰弱冠二十以上也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

為比用者也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

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

也 **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

**四門之穆穆**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 **鉞**

**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后必畜非常之**

**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銑曰鈞天廣樂

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闈也畜養也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

**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

五臣

**者之**

**所貪**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辭也淮南子曰足踈陽阿之舞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

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

**飛兔騶鳥**

**褭絕足奔放良**

**樂之所急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騶馬古之駿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

盡其妙也濟曰飛兔騶馬皆駿馬名良王良樂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

**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

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猶勤勤也

**陛下篤慎取**

**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

善曰漢書劉敞曰臣衣褐衣褐

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粗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効試願令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

**必**

善無必字

**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

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 出師表

####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

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銑同善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罷弊

五臣作疲敝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善曰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為功卑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云

五臣作忘

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善曰遇謂以恩相接

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

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

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

遇欲申報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良曰恢大也

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 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

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翰曰宮中禁

若有作

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

善作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翰曰茲犯謂茲爲犯科條也  
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於董允等  
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

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爲侍中又  
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  
銑同善注此皆

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向曰良善

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  
愚以爲宮中之事事

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

所廣益也  
五臣無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也  
將

軍向寵  
善曰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爲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  
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  
善曰廣雅曰暢達也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  
五臣有  
爲督愚以  
五臣無  
爲營中

出師表

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

能使士卒和美疆弱得其所宜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覆善本作頹字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桓靈也善同翰注靈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

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

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叅軍統留府事

琬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叅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

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善曰說苑

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  
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  
善曰猥猶曲也言己曲蒙先帝自枉屈而

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

三顧處劉散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  
向曰卑鄙賤稱

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  
由是感激遂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善曰趙岐孟

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  
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整二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濟曰感三顧  
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

出師表

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  
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

崩寄臣以大事也

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  
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

不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

良曰寄委託也  
大事謂社稷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

五臣  
作渡

瀘深入不毛

善曰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眾征之  
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

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燒埆不生五穀曰  
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

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

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  
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木也

今南方已定兵

甲五臣作

已足當帥將

善作  
獎帥

三軍北定中原

善曰小  
雅曰獎

勸也 銑曰諸侯三  
軍也中原謂魏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

善曰廣雅  
曰駑駘也

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良曰竭盡也驚鈍馬亮自比也攘却也茲凶謂曹丕也興復漢室

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事則開拓境土而亮兼

之故云職分也至於斟酌規五臣作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

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

戮允等以章其慢五臣作彰五臣本作責攸之禕允

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

此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理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眾知之陛

下亦宜自課五臣作謀以咨諏足善道察納雅言深追

先帝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

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濟曰察視也臣不勝受

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

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今

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

試自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己為君用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善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善

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

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向曰榮親謂爵祿名

譽與國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

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

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故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

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

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善曰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

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

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

之封其功大也

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

卿士勳在盟府孫湯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

封召公奭於燕 翰曰二虢虢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虢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

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 今臣蒙國重恩二世于今矣正

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

幸矣

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

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 銑曰升平太平也 而位竊

五臣作

東藩爵在上列

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

也得為東藩

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郵城王在國東蕃

身被輕煖口厭百

味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



展選百味向曰輕煖謂衣服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

此者祿厚故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

濟國輔主惠民五臣作人善曰爾雅曰濟益也濟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

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五臣

朱紱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

云惟鶴在梁不濡其翼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

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

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

一統謂其統緒也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顧西尚有違

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

求自試表

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五臣本作脫甲

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字內以致大和也

善曰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

翰曰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曹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也大和則大同也故啓滅有邕戶

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善曰尚書序曰啓與有邕戰于甘之野史

記曰啓遂滅有邕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

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銑曰啓夏王名也有邕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啓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

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今陛下以聖明統

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善曰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

王也臣贊漢書注曰統摠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右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禮泉涌向曰言武帝文帝功成

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之業故云繼成王康王之盛也簡良五臣作賢授能以方叔

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善曰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辭王命邵虎又曰祈父子王之爪牙濟曰方叔邵虎皆宣王

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

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善曰高鳥

淵魚喻吳蜀二主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鉤釣也射釣未息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

之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五臣無也字善同翰注翰曰耿弇光武臣也

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

救始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

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

也善同銑注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

雍門馮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馮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右自殺今

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劍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勿割也慢主謂轂鳴事見說苑夫君

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

以功報主也善曰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靜

亂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五臣其王

羈致北闕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又

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

綦小者為冠纓也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齊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此闕稱此二臣五臣有者字豈好為夸主而耀五臣作曜世

俗哉志善無志字或鬱鬱結欲逞五臣有其字才力輸能於明

君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曜於俗哉但以志有鬱鬱結欲輸誠於君昔漢武

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善曰

漢書文也 翰曰霍去病 漢將也 治脩也 第宅也固五臣無固字夫憂國忘家捐軀

濟難忠臣之志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銑曰捐棄軀身今臣居

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五臣無伏字

以二方未剋為念善曰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驩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也 銑

曰寢卧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剋言未靜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

者有聞矣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向曰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

兵者老者也即世死也言將士雖死我有聞前事也

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

習戰也

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濟曰雖世不乏賢亦由習耳

竊不自量志

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

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

軍當一校之隊

善曰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

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也濟曰效致也毛髮

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謂非當代所測度之詔謂許行之詔也效臣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

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謙不敢當大將

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五臣本作舟

任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贊漢書注曰統猶撫覽也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

理也偏舟亦偏師也  
吳水戰故云偏舟

必乘危躡

五臣作蹈

險騁舟奮驪突

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

五臣作擒

權馘亮庶將

虜其雄率殲其醜類

善曰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

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眾也翰曰危險謂吳蜀

之路驪馬也擒執斬首斷耳也虜獲也雄大醜惡也

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

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

吳闕猶生之年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

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

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剋勝之功假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斬亦猶生也

如微

才不

五臣作弗

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

求自試表

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

志也

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

曰牢閑也

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

食畏人而已無餘志度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

何異為牢圈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

女六反

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

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濟曰流傳衄縮也東軍謂伐吳

之軍失守備也時曹休為陸遜所敗故云此也

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劍東

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衽也良曰輟止也

奮袂舉袖也攘衽褰襟也撫按

也按劍東顧馳吳會思報怨也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

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

善曰七發曰凌赤岸躡扶



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渤海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伏見所

以行軍五臣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五臣故兵

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

謂之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

問也變謂事異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

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五臣國家

之難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殉言觀史書見古忠

義之士皆持不久之命以殉國家之急也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

稱五臣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心而歎息也善

求自試表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 濟曰屠裂謂刻斬也景大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刻斬而功勳銘於大鍾名記 臣聞明主使臣不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

**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善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相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相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墜境君其圖之相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 絕纓盜馬之臣救 五臣有

**以濟其難**善曰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餘同翰注 翰

**楚趙**

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其  
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  
後舉火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  
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  
肉不飲酒恐傷汝偏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  
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鬪遂大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  
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弃世

善作代

善曰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  
誡曰威 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王章也去

世謂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  
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

之夫先犬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  
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向曰朝露喻不可以久也壑坑言

恐己不久而死填於溝  
坑無功勳而易滅也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  
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

為君長鳴也 齊曰昔騏驥駕鹽車上虞 盧狗悲號韓

坂適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 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

國知其才 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

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竅於後

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

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

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 良曰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

國相狗於市遂有狗 是以效之齊楚 五臣作秦之路以逞

號鳴而國知其善 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善曰

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 翰曰效致逞見也

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之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

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善曰楚辭曰長呼吸 帝貌也 銑曰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己有志欲 夫臨

立犬馬之功自思無知己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夫臨

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拊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拊拊也向曰博棊也企竦驚立貌拊擊節者識

棊之道知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

喻以寤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

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

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

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

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曰

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濟同善注

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

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

大夫石賈進曰衞女不貞衞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良曰魏魏盛貌衞露也媒達也士自露

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善曰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

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

共之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患

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統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冀以塵露

五臣作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善曰謝承後漢

書揚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王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向曰言

己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是以敢冒其醜而獻日月喻國也願效未能增其國也

其忠知必善本作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濟曰冒覆也醜謂自伏 媒術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也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 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 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銑

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 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

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 子夏問曰

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 江海稱其大者以

無不容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 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善曰論語 文也 翰

曰大哉數美之辭則法也

夫天德之

五臣無

於萬物可謂弘廣矣

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

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

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

天德克能俊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

及周之

五臣無

文王亦崇厥

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

邦也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

是

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

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

濟曰雍和穆美

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



以蕃

五臣作藩

屏王室

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平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

叔管蔡也

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樹親戚以為王室之藩屏

傳曰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

盟異姓為後

翰曰周之為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此以勸親

誠骨肉之恩

爽而不離

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為散爾雅曰爽差

也 銑曰骨肉謂兄弟也

親親之義是在躬固

善曰禮記

言雖有差舛不至離隔也

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固 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

遺其親者也

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濟曰言義士不後君主仁

者不弃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

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

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

五臣作族善曰尚書曰

放勳欽明毛詩曰推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良曰帝

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貌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羣臣百寮番休

遞上善曰列子曰巨鼈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休翰曰寮官遞迭也言眾臣百官

宿衛當番以次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

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

推惠施恩者矣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展舒也私室謂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恕已謂以己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至於臣者人

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

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向曰言不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

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向曰氣

類僚友也倫道也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

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

於胡越

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齊曰婚媾婚姻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閼亦隔也言親戚兵隔亦猶是也今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

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

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

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音曰攀台階闥紫闥也良曰一切猶一繫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所

居也言我一繫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

然天實為之謂

之何哉

善曰毛詩國風文

濟

退省

五臣 諸王常有

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

四節得展

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而作雲沛然下雨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

爾謂具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

以敘骨肉之歡恩

全怡怡之篤義

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向曰怡怡兄弟和樂貌篤厚也妃妾

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

百司

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同百司之官如

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爲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常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無錐刀

之用

善曰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

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翰曰拔謂

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若得辭遠游戴武弁善

己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也善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善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

**組佩青紱** 善曰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紱若頡篇

向曰組紱皆綬也言解諸善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善曰

侯朱紱佩將軍青綬也漢書曰駙馬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也

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也善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

取一勳號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善雖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牲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

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橐籥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善良曰珥插也插

筆謂侍中職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

帝側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承文合聖善兆之中良曰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

**問拾遺左右**

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良曰荅謂應荅君命

求通親親表

拾遺謂拾其遺  
關於君之左右

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

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

善曰

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  
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

宴也棠棣詩篇名  
刺兄弟不睦也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

罔極之哀

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我曰父兮生我母兮鞠

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 銑同善注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

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善曰漢書  
曰中山靖

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  
繁歎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日夕每聞幼妙之聲不知

涕泣之橫集  
非賢難可與陳

翰曰僕隸下士言所對  
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

臣伏以為犬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

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

也齊莊公饒害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

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

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

忠於君燕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若葵

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

五臣無之字

迴光終

五臣作然

向

之者誠也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

良曰葵藿草也傾

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

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

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

福始不為禍先

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葬

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

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

言者何也

五臣無何也字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銑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

也竊不願於聖代

五臣作世使有不蒙施之物

五臣再

蒙施之物六字

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

有弃予之歎

善曰毛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

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

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伊尹

恥其君不為堯舜

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

若撻于市殷賢臣也餘同善注

良曰伊尹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



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

五臣無者字

也

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以事於堯

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

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善曰尚書曰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是臣悽悽婁婁之誠竊所

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

善曰尚書傳曰悽悽

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奏鶴立不轉向曰悽悽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也敢

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

也善曰尚書曰天聰明求自試表云伏惟陛下少垂神聽濟曰自上聽下曰垂聽

### 讓開府表

羊叔子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卦

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良同善注

臣祜言臣昨出

五臣無出字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

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

重之地

善曰昨出爲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爲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

曰太祖引祜爲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

翰曰常以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

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以謬夙夜戰慄以榮

爲憂

中謝善曰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銑曰言智少力弱雖

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以榮爲憂

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

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夫未為衆所歸而

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

會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

祐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向曰誠五臣言因外戚運會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誠作誠在過寵不

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善曰

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濟曰猥頓也超然越過之貌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

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

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五臣

弊五臣廬豈可得哉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

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良曰誤謂誤累

議開府表

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  
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  
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

復若此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翰曰忤逆也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

也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  
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

申乎知已銑曰古人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善曰論語

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子曰周任臣雖小人五臣作敢緣

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

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

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夏者側席而坐坐也齊

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  
晉化側席謂虛其  
正位以待賢也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

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

於五臣無版築之下有隱才於五臣無屠釣之間善

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傳巖之野孟子曰博說舉於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尉繚

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良曰板築傳說也屠釣太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

卑賤而令五臣無朝議五臣無用臣不以爲非臣處

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與崇班非直身殃抑爲朝

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爲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爲

得人而我處之不愧儻有如我賢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

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

開府等宰輔謂義同三司銑曰兼文武謂爲將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臣所見

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善

讓開府表

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向曰秉執亮明也**光祿大夫**

**曾芝**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潔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濟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

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潔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濟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

同**光祿大夫李胤**在政弘簡在公正色善曰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良曰正色不阿諂也

**皆服**五臣作伏**事華髮以禮始終**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

謂公家之事也新序問立印曰士之華髮墮領而後用耳翰曰服事謂衣冠以事君也華髮白髮**雖歷內**

**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不異寒賤言不奢侈**而猶**

**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

**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

月喻君淮南子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也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為進

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今道路未通五臣作清方隅

督荊州諸軍事 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不爾留連必

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

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關也 良曰觸聖情 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 陳情表

李令伯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

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朱管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温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翰同善注

# 臣密言臣以險費夙遭閔凶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夙兆也左氏傳楚少

幸曰寡君少遭閔凶 銑曰險費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

##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善曰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 銑曰背死也

## 行年四歲

## 舅奪母志

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

##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

善作

善曰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 銑曰愍痛也撫矜憐也

## 臣

五臣有少字

## 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善曰李陵贈蘇武詩



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戒之  
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 銑曰零丁危弱貌成立  
謂二十也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善曰毛詩曰終鮮兄弟維子與汝門衰

祿薄晚有兒息

善曰字書曰祿福也 向曰衰微也

外無暮功彊近

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

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僮子羞言五伯 向

曰暮功謂大功小功之親彊盛也僮僕也

煢煢獨立

五臣作煢煢子立形影相平

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平五情愧報 濟曰煢單也平問也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

薦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

太守臣遠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

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墮

首所能上報

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

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

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

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

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

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良曰聖朝謂晉

朝也達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微賤自

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

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

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

五臣有劉病日篤欲

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音

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

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也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

逋緩慢倨也篤病甚也許謂許於州司也

進謂欲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淒惶也

伏惟聖朝以

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

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官

達不矜名節今臣云國賤俘至微至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統曰偽朝

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

自矜也軍所虜獲曰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

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善曰毛詩

渥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揚雄反騷曰臨川羅而自隕何

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

也優饒渥厚也盤桓不進貌有所希冀言但為侍養非人命

危淺朝不慮夕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陳情表

終餘年

善曰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良曰餘年殘年也

母孫二人更相為

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

臣密

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

節於陛下之日長報

善本作養字

劉之日短也烏鳥私

情願乞終養

善曰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我孝子不得然養也

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

臣之辛苦非獨

五臣作徒

蜀

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

共鑒

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王實聞君之言 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榮遠也言非但人知

我辛苦天地亦知也

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

保卒餘年

善曰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微倖僥與微同古堯切

向曰庶冀保安卒終也冀祖母蒙僥

倖之恩安終殘年也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善曰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墮首公

門以報恩施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顛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顛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

回戰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躡為顛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子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臣不勝犬

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

上表謝恩良同善注

###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善曰祭邑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銑曰諸侯之臣

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今故稱此今日九月九日魏郡太守遣

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善曰

陳情表

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祗竦不知所裁中謝翰

下丞賚持也板無文假言假借臣本五臣作吳人出自敵國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也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世無先臣宣力之

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子丘園束帛

交交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銑曰先臣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

於國耿絜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善曰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善曰

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向曰萃聚也言拔於羣聚之中入朝九載歷官有六

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善同向注向曰入朝謂入晉朝

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也歷官六為楊駿祭酒太子洗馬

祕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

軒仰齒貴游

善曰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

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曰冕冠也軒車也貴游謂與公子同游也振景拔迹顧

邈同列

善曰臣贊漢書注曰邈凌邈也濟曰言

山岳義足灰沒

善曰葛龍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濟曰

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沒以報恩德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

湯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善曰周易曰夕惕若厲

良曰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遷帝金甌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湯謂蒙寬宥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

而橫為故齊王問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人共

作禪文

善曰王隱晉書曰濟王問字景洽趙王倫篡位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翰曰枉

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

幽執圜圍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

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

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  
囚圜之中 銑曰幽隱

執繫也 囚圜獄名 誅始謂先合誅也 言我幽  
微之信不欺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

乃與弟雲及

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

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

善曰  
王隱

晉書曰爰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罷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  
曹武字道淵 向曰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

也陰蒙避迴崎

善作  
岐

嶇自列

善曰言密自蒙蔽避迴  
罔黨岐嶇艱阻得自申

列也 廣雅曰列陳也 濟曰陰蒙避迴詐發殊  
喪不預倫事崎嶇傾側也 自列謂自分雪也

片言隄冬字

善曰王隱晉書曰  
機與吳王晏表曰

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

善曰王隱晉書曰  
機與吳王晏表曰

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  
筆迹可以當面也 濟曰片言隻字皆不關趙王倫事也

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最爾之生尚不足去

善曰



左傳子產曰諺云葦爾之國杜預曰葦小貌也說文區區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良曰翻反也

本懷實有可悲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曹枉橫實可

也悲痛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頻咫尺公羊傳曰

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良曰逼

迫天威言逼天威之怒而就罪也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善曰莊

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替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

之天也翰曰鉗以鐵為劫束也結繫也束口繫舌言不敢語莫大之釁日經聖聽

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銑曰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謂日日經天子聽察也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五臣作慨而不

能不恨恨五臣作者唯此而已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也慨既失志也恨恨悲

也志無所申  
但悲而已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霜收電使不

墮越

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

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幸孔曰小白恐墮越于下也  
曰宥寬也雷電喻威墮越死也蒙天子寬宥收其威使至不

也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徒紫退就

散輩

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子孟嘗君道中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朝曰紆青

拖紫濟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感恩惟各五情震悼善曰文子曰昔中黃

子曰色有五情跼高天躋精地若無所容中謝善曰章人有五情

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也跼曲也躋累足行也思前得

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

雨之澤播及朽瘁

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

雲雨之溼澤也。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

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善曰左傳曰斐約隸

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昭察除其罪書為凡民也。

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銑

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辱大命。顯授符虎。善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向曰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也。使春

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

翼。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

起。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己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雖安國免徒

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善曰。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

犯罪名已定而逃云避之謂之亡命餘同濟注 濟曰韓安

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

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

使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各所宜忝竊

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

不施謂之吝 良曰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

豈能辱竊 此位也 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

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 善曰如淳漢書注

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 良曰喜謂喜得

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者

便之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

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善曰李陵

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

注曰轂下詭在輦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

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轡天子車轂屏營迴惶也

### 勸進表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 劉越石

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碑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

### 建興五年

善曰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

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

軍事領護軍

五臣無軍字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

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

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碑

頓首死罪上五臣有尚字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善作樹之以君所以對

越天地司牧黎元善曰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

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鈞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子黎元向曰蒸眾樹立

對配越揚司主牧養也言眾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善曰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

以奉之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濟曰饗獻也天

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

而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也社稷

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

濟曰難屯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也 所以弘振遐

風式固萬世 五臣作代善曰牽秀衛公諫曰仰晞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良曰弘大式

用靡無由從也言使宗子繼者將以大振遠風堅固萬代 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

琨臣匹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

帝肇基景命 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温人

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

著於汝也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 世祖武皇帝

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

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叶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翰曰三葉謂宣景文

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聖謂武帝惠敏懷也 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

勸進表

周氏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七年七百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

自元康以五臣作已來艱禍五臣作禍難繁興永嘉之際氛

厲彌昏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向曰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謂趙王倫作亂泰與

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王室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

有若綴旒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踰帝位蒼賔戲曰周失其御禮曰

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濟曰宸極

喻君也失御人之道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賊賴先后之

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

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

曰甄表也良曰賴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証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



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善曰尚書曰欽明文

思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敬明之德而文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

懷來蘇之望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

其刑之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俟我后後來其蘇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

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善曰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也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國未

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

陵虐天邑善曰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曜使劉曜寇長安漢

勸進表

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尚書曰肆子敢求爾天色商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害

也天邑長安也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

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善曰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

上於具見害良曰仍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

囚劫齊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善曰

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翰曰神器天子位也流

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帝又沒也荒逆謂劉曜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

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善曰小雅曰載事也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苟在

食土之毛含氣五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

巷哭善曰左傳芋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

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毛草也言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

已 **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  
善曰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

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龍共幹事遂陟鼎司 **琨家三代俱事晉為**

著職鼎司三公 **承問震惶**  
五臣作惶 **精爽飛越**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寶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墮越 **且悲且惋**  
良曰惶恐也飛越猶飛揚也

**五情無主**  
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 **哀朔垂上下泣血**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謂王之亡惋 **舉**  
五臣作興 **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  
善曰昏明謂

謂惋賊之亂 **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  
善曰昏明謂

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 **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  
善曰昏明謂

思泣血 **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  
善曰昏明謂

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遶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 **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

勸進表

可以昏塞當還明通謂國雖云亦當通濟也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

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濟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

或多難以固

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

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

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路溫舒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齊齊字上五

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

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

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

桓公自莒先入良曰桓公疆盛居五伯之先也

晉有驪

姬之難而重耳以

五臣無

主諸侯

五臣有之盟二字善曰左傳曰初

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

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  
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良曰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諧  
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國是為文公以王諸侯之  
盟多難謂遭無知之難殺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  
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  
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

神明聖姿合於兩儀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  
秦吏民曰黔首陛下謂元帝也書

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  
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翰曰陛下謂元

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兩儀天地也言道德通神明舉  
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也

命代五臣之期紹千載之運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

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  
子所思想思而不可得見也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

元帝繼此千夫五臣無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  
載之數也

勳進表

北圖識垂典自京畿隕

五臣作殞

喪九服崩離

善曰東觀漢記

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

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識文應之殞喪墜失也

崩離壞散貌

天下蹶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

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內蹶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

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

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濟曰蹶然憂傷貌夏太康出

畋為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為大戎所滅遘遇讎羅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

陛下

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善曰王隱晉書

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

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良曰元帝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

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柔安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抗明威以攝五臣作攝

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

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翰曰抗舉懾服也不類謂異國

也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天人也

企踵善曰尚書曰汝不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翰曰純厚敷布宅居暢

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

穆於下善曰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貌言

度百事有次序於上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善

使四方和悅於下善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善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眾使女艾諜澆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繞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  
為美談 向曰夏訓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 **宣王**

**之興周詩以為休詠** 善曰毛詩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  
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故詩

人詩之 **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 善曰  
齊同善注 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

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良曰勳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  
化

**蒼生顛然莫不欣戴** 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  
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

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  
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濟曰顛

然仰德貌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 善曰尚書曰朔  
戴荷戴也 南暨聲教史記

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乎 銑曰 **且宣皇之胤唯**

**有陛下** 善曰王隱晉書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向曰元帝宣帝之

曾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  
孫晏子春秋晏子謂曾哀公曰



君擒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二何暇有三  
乎濟曰攸所也言萬姓歸附無二心也  
天祚大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善曰法言曰昔在有  
熊高辛唐虞三代咸

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  
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良曰祚福也祀祭祀  
是以

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  
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

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  
翰曰無異謂遠邇皆望於帝  
謳歌者無不吟詠徽

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

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  
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  
曰君子有徽猷咨實戲曰用納乎聖德矣

銑曰徽美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聖德  
天地之際既

交華裔之情允洽  
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  
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

不亂華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  
地交通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一角之獸連理之木

勸進表

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

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刻

胎不剖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

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

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

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

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侯同爲勸進之辭者萬計也

是以臣等敢

五百無敢字考

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

善曰漢書揚雄河東

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

願陛

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

爲務不以小行爲先

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爲計萬姓爲心漢書賈

誦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顧狹小之行

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

上以慰宗廟乃顧之良曰黔首百姓克能也

懷下以釋溥五臣天傾首之望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

程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願下赴天下傾首之望

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莖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善曰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莖通左傳遠子馮曰所謂

生死而肉骨尚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向曰莖者楊之秀萬人

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

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以久虛萬機不可以久曠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

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以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

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

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

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

辰時也自甲辰時也自甲辰時也自甲辰時也自甲辰時也自甲

及癸為一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善曰曹植

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

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

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

濟曰季末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厄相會也

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五臣波蕩無所繫心安

可以廢而不恤哉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

覬覬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

覬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窶小視也又曰覬欲也

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

人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

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

曰國家以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良曰狡寇謂劉聰劉曜也窺齋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取隙而平人動散無所託伺可闕而不矜恤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

若百姓何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

猶退讓也翰曰逡巡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

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

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善曰

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卻乞呂甥曰將君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鐵曰駭驚也圍孺子

名闔合輯和也前事之不忘後代五臣之元龜也善曰戰國策張孟談

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知

勸進表

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  
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  
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

謀遠慮出自曾懷  
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秦論

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也  
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曾臆不假臣等不勝

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

不勝犬馬心良曰  
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  
善曰左氏

遲久也開泰為泰平  
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  
翰曰乃誠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臣等各忝守方任

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

南望罔極  
統曰盛禮冊尊號之禮  
謹上臣琨謹遣兼

五臣無  
左長史右司馬臣  
五臣無  
温嶠  
善曰王隱晉書曰温嶠字

兼字  
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  
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也  
主簿臣辟  
五臣作薛

問訓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辟問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爲幽州刺史

臣礪遣散騎常

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

榮劭

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

輕車將軍

五臣有事字

關

內侯臣郭穆

善曰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

奉表臣琨臣匹礪

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